

JINGGU CHUANQI GUSHI
今古傳奇
故事

七年典藏

最奇幻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七年典藏

最奇幻

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

2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册为《奇幻故事》系列第2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奇幻 /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7

(最文库)

ISBN 978-7-5399-2628-5

I. 最... II. 今...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795 号

书 名 最奇幻

编 者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28-5

定 价 20.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无耳女琴师	巨额马 改编 (1)
午夜兰花	吴永胜 (6)
吸血刀	陈金顺 (11)
吸血鬼伯爵	景王 (16)
星星的孩子	冯 舒 (21)
血琥珀	冷千姿 (26)
血狼	赵守玉 (33)
银缨姑娘	肖 毛 (39)
莺梭	郭风英 (45)
幽冥之爱	陈强 (50)
驭鼠将军	王东生 (54)
预约死亡	叶 梓 (57)
种胳膊	王 猛 (61)
诅咒之眼	天堂钟声 (65)
最后一个魂魄	天堂钟声 (69)
机器人班登	万里秋风 (73)
鲸歌	刘慈欣 (78)
科学狂人之死	王晋康 (82)
梦境设计师	方白羽 (86)
首富之梦	方白羽 (91)
送你海市蜃楼	万里秋风 (97)

天才按钮	蓝嘉娜 (101)
眼睛	媚媚猫 (105)
卡利	蜗牛快跑 (110)
死神的领地	云海 (114)
死两次给你看	潘爱平 (118)
最畅销的书	吴宏庆 (121)
F 游戏	廖 华 (125)
生命的重量	赵 风 (128)
第三个猎手	吴宏庆 (131)
犯罪基因	庄 秦 (135)
逃脱	庄 秦 (138)
可悲的发明	叶林生 (142)
职业时代	万里秋风 (145)
真假爱人	老 汉 (148)
复苏	方 城 (151)
九个太阳	潘爱平 (154)
蜡像	麦 洁 (157)

(12) 王 志 王	王 志 王
(12) 韩 和	韩 和
(10) 赵 玉	赵 玉
(20) 李特堂天	李特堂天
(20) 李特堂天	李特堂天
(25) 周特堂天	周特堂天
(85) 周特堂天	周特堂天
(58) 周特堂天	周特堂天
(38) 周特堂天	周特堂天
(10) 周特堂天	周特堂天
(70) 周特堂天	周特堂天

无耳女琴师

巨额马 改编



两百多年前，日本赤间关住着一个叫芳子的少女。芳子是个孤儿，自幼目盲，以弹琵琶维持生计。赤间关阿弥陀寺的主持和尚见她可怜，便让她住到寺中。阿弥陀寺很小，除了主持和尚，就只有一个小沙弥。

一个夏日的夜晚，附近有人去世，主持和尚被请去做法事，小沙弥也跟着去了，芳子独自守在寺内，觉得无聊，就坐到走廊上弹起了琵琶。

到了半夜的时候，后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后门外是一座墓冢，据说葬着坛浦会战中投水自尽的安德天皇，以及辅佐他的平家一族。谁会到那里去呢？芳子正奇怪，那脚步声已经在她面前停了下来。接着，一个阴森粗鲁的声音响了起来，像是武士指使人的口气：“芳子！”

芳子被这怪异的来人吓了一跳，慌忙回答：“是！请问是哪一位？我的眼睛看不到……”那人语气平和了一些，说：“不要怕，我有点事和你谈。我主人是身份高贵的人，主人出游，这两天正好到了赤间关，今夜要看坛浦会战的遗迹。听说你是弹‘坛浦会战’的名手，主人很想请你弹奏一曲。所以，你芳子拿着琵琶，跟我走一趟。”

在古代的日本，武士的吩咐是不能违抗的，芳子只好抱起了琵琶。武士也不说话，拉起芳子就走。芳子感觉他的手坚硬冰冷犹如铁棒一般，随着脚步，他身上还发出铿锵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穿着盔甲。芳子心想，这可能是个值夜武士吧。

没多久，芳子觉得好像到了一个大门前。阿弥陀寺附近怎么有这么大的门？芳子正疑惑，武士“吱扭”一声推开了大门，大声叫道：“来人哪，我把芳子带来了！”这时，从里面传来一阵急急忙忙的脚步声，接着是开门、开窗的声

音，然后是一阵女人们谈话的嘈杂声。看样子，这里是个高贵的府邸。

芳子正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走过来牵着她的手，带她穿过了广阔的庭院，走过一段很长的走廊，又经过一些巨大的榻榻米之后，终于到了一个大厅。

大厅里有很多人在谈话，都是宫廷中常用的官腔。这时，有人在芳子面前铺上一张柔软的坐垫，说：“请入座吧！现在就开始，弹琵琶，唱一段平家的故事，就‘坛浦会战’吧！这是我们主人最想听的曲子！”

芳子答应了一声，缓缓坐在垫子上，调整了一下琵琶，开始专心致志地唱起了“坛浦会战”——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叛乱的源氏为争夺朝廷权势，跟在朝辅佐安德天皇的平家争斗了许多年。最后源氏和平家在赤间关外的坛浦海湾进行了决战，平家战败，平家一族的妇孺全部丧生。

芳子专心地弹着，卖力地唱着，渐渐地唱到平家遭受不幸命运的那一段，这正是平家一族哀怨的高潮——大将军平清盛的妻子抱着只有八岁的安德天皇投水自尽。突然，四周发出痛苦的呢喃，其中还夹着怪异的哭泣。芳子吓坏了，琵琶一下子停了下来，四周立即恢复寂静。

过了好一会儿，只听有人说：“你真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琴师！从今晚开始，每晚都到这里来弹奏琵琶吧！明天晚上还会有人去接你，不过要记住，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不能告诉别人。今晚真是辛苦你了，就请你回寺里去吧！”

芳子道谢之后，便被一个女侍牵着走出了大门。门口站着刚才带芳子来的那个武士，他又把芳子送回寺院走廊。这时天差不多亮了，寺内一片沉寂。主持和尚昨晚回来得很晚，以为芳子睡了，也就没在意。所以，昨天晚上发生的奇怪的事情，只有芳子自己知道。

第二天晚上，主持和尚和小沙弥依旧去做法事。到了半夜，小沙弥提前回来了，走到寺外，他意外地发现芳子居然深更半夜一个人溜了出来。小沙弥立刻悄悄地跟了上去。天下着细雨，四周非常黑，小沙弥好不容易才跟上芳子。可走到街上时，一眨眼就不见了芳子的踪影。

看样子，芳子好像被人拉着飞奔，否则一个瞎子的脚步怎么会这么快？小沙弥摸索着到芳子平常喜欢去的地方找了找，但都扑了个空，只好打道回府。他刚走到阿弥陀寺的后院，忽然听到墓园里传出一阵琵琶声，小沙弥悄悄折向墓园，远远地瞧见芳子独自坐在墓地旁，冒着雨，像失掉魂魄一般，面对着安德天皇的墓碑，把琵琶弹得直响，拼命地唱着，唱的正是坛浦会战的故事。芳子四周每一个墓碑上面，都有一团绿色的磷火不断上下飘动，小沙弥不禁打了几个寒战。

小沙弥鼓起勇气低声喊道：“芳子！芳子！你怎么了……芳子！”但是芳

子好像没有听到，伴着铮铮的琵琶声，越唱越起劲。小沙弥顾不得凶险，跑上前拉住芳子，大声说：“芳子！快，快跟我回去！”

绿莹莹的磷光下，芳子慢慢回过头，空洞的两眼望着他，阴森森地说：“真是胡来！在贵人面前捣蛋，会受到重罚的！”这句话听起来真叫人汗毛直竖，小沙弥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看来芳子是被鬼魂缠住了！小沙弥不由分说，拼命拖着芳子离开现场。回到寺中，小沙弥忙给芳子喝了点热汤。芳子呆坐了一会儿，终于清醒了。这时主持和尚也回来了，听小沙弥讲完事情经过，他说：“芳子，你正陷在凶险路上，有什么事情你应该告诉我。今夜若不是小沙弥冒雨把你找回来，到现在你还坐在安德天皇的墓前呢！”



土路芳子也觉得有点后怕，便一五一十地把详情说了出来。主持和尚沉思了一阵子，说：“芳子，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你并不是到别人家里去弹琵琶，你

去的是寺后那个墓园……”原来，当年坛浦会战平家失败后，赤间关附近就不断出现平家的鬼魂。为了祭奠平家鬼魂，祈求平安，当地人在建了一座寺庙，这就是阿弥陀寺。而寺后的墓园，正是平家的墓地！

“这一切都是鬼魂做出来的，你听从了鬼魂的指示，迟早会被鬼魂摄去性命！”主持和尚叹息了一阵，说，“糟糕的是，明天我还要去那一家守最后一夜，为了超度死者，这是非去不可的。不过你不要怕，我出门前会把护符经文写在你身上。”

到了第二天傍晚，主持和尚准备好了金漆，叫过芳子，拿起毛笔，在她胸前背后、手脚，甚至脚底板都写上了经文。接着主持和尚捏着芳子的耳朵，在她脸上、脖子上、头上、后脑勺上也写上了经文。

写完之后，主持和尚说：“你就坐在后院走廊上，在那里等着。到了半夜，便会有鬼魂来找你。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绝对不可以开口说话，也不能随便挪动身体。否则，鬼魂就会发现你。”见芳子一脸惊恐，主持和尚安慰道，“芳子，别怕！记住我的话，保持冷静，危险与恐怖便可化解！”

黑夜慢慢来临，主持和尚和小沙弥都走了。芳子依照吩咐，静坐在走廊上，把琵琶放在身边，一动也不敢动。不知坐了多久，远处传来了脚步声。那声音逐渐走过后院，走到走廊边，最后就在芳子的面前停了下来。

“芳子！”那声音喊道。芳子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透一下。“芳子……”第二声更加凄厉，接着发出第三声，犹如磨刀般刺耳：“芳子——”

芳子心头乱跳，几乎都坐不住了，她只觉得有股阴风袭来，风中夹着喃喃的嘀咕声：“没有回答哩，这小姑娘真可恨！跑到哪里去了，再找找看！”于是走廊边立刻有了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脚步声转了几圈，又慢慢靠近芳子身边，突然停了下来。

芳子吓得浑身发冷，四肢僵硬，连呼吸都停顿了，接着，芳子感觉耳边有一股寒气，一个声音喃喃地说道：“这里放着琵琶，奇怪了！琴师哪里去了？噢，这里怎么有两只耳朵？”

那声音顿了顿，仿佛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噢，原来琴师不在这里！她的身体已经没有了，只留下一对耳朵。好吧，既然找不到，就把这对耳朵带回去交差，算是找过琴师了！”

霎时，芳子只觉得双耳被一对铁钳般的手指夹着，耳朵立即有股被撕裂

的感觉。那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但芳子依然不敢发出声音；直到脚步声消失在远处，芳子才觉得肩膀上有黏糊糊的东西在往下流，但她还是不敢动，她已经吓得像一段木头了。

天快亮时，主持和尚回来了。刚走到后院，他便踩到一些黏黏的东西。“糟了！”主持和尚低呼一声——灯笼下照出那些的东西，原来是一摊鲜血。

主持和尚看看芳子，她依然坐在走廊上，一动也不动。从伤口流下来的鲜血，把她全身都染红了。“呀，芳子！”主持和尚叫道，“怎么搞的，你受伤了！”

听到主持和尚的小音，芳子整个人虚脱一般晕倒在地上。等被救醒过来，她才说出昨晚的情形。

“唉！”主持和尚双手合上，“都是我的罪过！图方便捏着你的耳朵往你脸上写经文，居然把耳朵忘掉了……既然丢了耳朵，也没办法讨回来了。不过，芳子，那些鬼再也不会来找你了，放心吧！”

芳子的伤口经过治疗，很快便好了。这事没多久就传遍了各地，芳子的名字一下子变得无人不晓。从此以后，大家不再称她为芳子，都叫她“无耳琴师”。

苏兰乔子

插画吴



午夜兰花

吴永胜

二月十五，是蜀王朱崇的生日。洪城知府杜可许，本是朱崇身边小吏，因为善于溜须拍马，很得赏识，破格放到洪城任知府。朱崇生日，他当然要大献殷勤了，早早备下了几箱金银珠宝、古玩玉器。二月初十这天，杜可许带上新纳的小妾乘上大轿，和一帮跟班衙役，押着金银珠宝，往成都出发了。

晌午时分，一行人刚出洪城地界，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却突然变了样。晴空一道霹雳，紧接着，瓢泼大雨“哗啦啦”直浇下来，片刻工夫就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杜可许生怕那些玉器古玩给淋坏了，在轿里直跺脚，吼着赶紧避雨。跟在轿旁的师爷往四周一看，官道两旁，并不见一户人家，只半山腰的树丛中，隐约现出庙宇轮廓，便决定去那里避雨。

一行人如丧家之犬奔到那里，才发现这是所破庙，到处是断壁残垣。杜可许顾不了这些，一进庙就赶紧亲自检查古玩玉器有没有损坏，只盼着雨早

点停息。不曾想那雨直到傍晚时分才停下来。看看天色，也没法赶路了，一行人只好在破庙里暂住一晚。

杜可许有狐臭，只要一流汗，挥臂抬手间，强烈的狐臊味就熏得人头晕目眩。刚才轿上颠簸，出了身臭汗，那胳膊窝儿早黏糊成一片，说不出的难受。他便叫人备水，要沐浴去臭。

洗澡在偏殿。这里久没住人，靠窗的地上，生着丛花草，短短的叶片像朝天竖立，紫色的花一串串垂着，散发出清雅幽淡的香味。杜可许洗得差不多了，按照惯例，便要在腋下扑些香粉，没想到跟班却说香粉给刚才的大雨淋坏了。杜可许气得破口大骂，目光落到窗前花丛上，心想这花不也香么，他便摘了几朵，揉在腋下。

地方简陋，杜可许和小妾挤在轿里。马马虎虎睡到半夜，他被一阵摸索弄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那小妾低着头，鼻尖顶在自己腋下，正贪婪地嗅呢。杜可许大吃一惊：“你，你这是干啥？”

那小妾猛吸了吸鼻子，啧啧有声：“香，好香！”杜可许好生奇怪，平常这小狐狸精，总说自己像只老公狐，抬抬胳膊都要瞪眼咋舌的。这会儿咋说香了？他狐疑地一抬胳膊，直觉腋下如有凉风拂出，一阵清香沁人心脾，如丝如缕。杜可许一阵狂喜，跟着念头一闪，一身的疲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一骨碌滚出轿，扯着破锣嗓音吆喝跟班。

跟班们呵欠连天地跟他来到偏殿。在火把的照耀下，窗下那簇花，这会儿绽放得更艳丽了，比傍晚时看见的大了差不多一倍。紫色的花蕊，像宝石一样漂亮。甘冽幽雅的清香，扑面而来。

杜可许明白过来，原来这花在夜晚会重新开放，散发更强烈的香味。难怪自己的腋下清香扑鼻。这下子他恨不得跪下磕头感谢这场及时雨，因为朱崇的狐臭比自己还严重，他找了许多太医方士，什么法子都用尽了，但那强烈的臭味，一直有增无减。为这毛病，有多少妃子婢女，只因在他面前掩鼻遮臭，要么被割了鼻头，要么被乱棍打死。杜可许心想，要是把这能散发异香的花草，献给朱崇治臭，他还不重赏自己？

想到这里，杜可许赶紧吩咐跟班，将那奇花分成两簇，一簇连着泥土挖出，一簇小心翼翼保护起来。挖出的一簇，献给朱崇。剩下的那簇，留着自己以后用。那师爷平常也种些花草，这会儿摇头晃脑道：“大人，小的看这奇花，分明是种奇异的兰花，恰好午夜开放，不如命名为‘午夜兰花’如何？”杜可许正愁这奇花没个名号呢，一听这么好听的名字，连声叫好。

重新出发后，那大轿里抬着“午夜兰花”，杜可许自己骑着马亲自押在后



面，心急火燎般直奔成都。到了成都，也顾不得被马背磕得满是泡的屁股，立刻直奔蜀王府。行过大礼，杜可许喜形于色道：“王爷，下官敬献‘午夜兰花’。”说完一挥手，跟班们抬进连着泥土的兰花来。那朱崇往兰花看了一眼，鼻子里重重一哼，心里骂道：你这个附庸风雅的东西，王府奇花异草举不胜举，御花园里没有的名贵品种，我这里也有，谁稀罕这个？见朱崇脸色不善，杜可许不急不慌，跪行一步道：“王爷，此花看似普通，但其中妙处，却难以想像啊。”接着添油加醋，把这“午夜兰花”的妙处说了一遍。

那朱崇知道杜可许也像自己一样，生着狐臭。听他说得如此神奇，忍不住凑过去嗅了嗅，一闻之下，赞不绝口：“如芝如兰，清雅幽远，果然香得不同凡响！”朱崇大喜，立刻叫人将兰花抬到后花院，悉心栽培。然后重重夸奖杜可许一番，并说如果真有奇效，不但加官晋爵，还另有封赏。

这晚朱崇沐浴后，特令侍女摘了“午夜兰花”，仔细涂抹到腋下。涂抹之处，只觉温凉滋润，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再一嗅，令人作呕的狐臭果然没了，腋下竟散发出幽香。他当即招来最宠爱的妃子，风流快活了一番，然后鼾声大作，猪一样睡得死沉。

也不知什么时候，寝宫珠帘叮当乱响，一阵蚀骨的阴风刮过来，朱崇打了个寒战，睁眼一看，床榻前，竟站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满脸鲜血，鼓着一双眼睛，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恶狠狠地说：“狗贼朱崇，拿命来！”一双枯瘦如同鬼爪的手，正慢慢往他颈上伸来。朱崇吓得脖子一缩，身体猛地一挣，竟坐了起来。寝宫里灯影摇曳，帷幕飘荡，却不见人影，只听见远处传来午夜的更鼓。

朱崇浑身冷汗淋漓，心知做了个噩梦。那宠爱的妃子也被朱崇吵醒了，突然掩鼻惊呼：“臭！臭！臭！”竟往后一仰，“扑通”跌下床，跌跌撞撞向门外爬。朱崇大怒，正要吼骂，却感到腋下一阵奇痒，伸手一挠，触手处火燎般灼痛，再看手指上，竟粘着一块溃烂的皮肉。朱崇吓得魂不附体，一边忍不住在身上抓挠，一边惊慌失措高叫：“来人啊！来人啊！”

那些守候的护卫，闻声赶来，没想到才到寝宫门外，全都哇哇呕吐起来。从寝宫里散发出大粪般又浓又稠的奇臭，熏得人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听着朱崇气急败坏地呼喊，又不敢不进去。还是老成的护卫有办法，撕下袍襟用冷水浸了，将面部粽子样缠上，这才冲进寝宫。

只见那朱崇裸着身体上蹦下跳，一边撕心裂肺呼喊，一边在身上抓挠，每抓一下，身上便脱落一块皮肉，那些掉了皮肉的地方，正向外渗出脓样的液体，散发令人窒息的恶臭。护卫们哪敢怠慢，立刻找来太医。太医一看，大惊失色道：“哎哟，王爷中了蚀肤奇毒……”

朱崇龇牙咧嘴像只猴子，全身犹如万虫附体，边在身上乱抓边号哭：“痒、痒死我了……午夜兰花，午夜兰花……千刀万剐杜可许！哎哟，痒死我了……”

护卫们这才明白过来，这事儿跟“午夜兰花”有关啊。再看院中新栽的那簇兰花，奇怪，傍晚还叶绿花紫，此时却枯萎成一团了。回头去抓杜可许，才知道他也和朱崇一样，全身溃烂，正满地打滚。还没等来人动手，便白眼两翻，翘了辫子。

那太医对朱崇的症状，束手无策。找来杜可许的随从一问，才知道兰花是怎样得来的。他脑里念头一转，有了主意，便向主事的总管请示，自己熟读药典，从来没见过含毒的兰花。现在要救王爷性命，必须到兰花发现之地，去看看兰花生长环境，方能对症下药。

那总管也慌了神，当即吩咐备下快马，叫那帮跟班带路。一行人马不停蹄赶到破庙，一看那留下的半簇兰花，竟也叶枯花萎了。提着花茎向上一拔，竟像生在岩石上般纹丝不动。刨开周围的土，下面三四尺深处，卷着床破篾席，花茎穿席而出。跟班解开篾席，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惊叫道：“这不是杜老爷送给王爷的婢女武兰花么？”只见席中躺着个面色如生的女子，嘴唇微启，那花茎从牙缝中生长出来，本该是鼻子的地方，却只是两个黑洞。正说话间，一阵风刮过，那破席、那女子，像燃烧得极快的纸，片刻化成灰烬。

太医一琢磨，有些明白了。那武兰花定是厌恶朱崇的狐臭，被残暴的蜀

王割了鼻子，回洪城的路上，死在了破庙里，然后被好心人埋在了偏殿窗下。至于何以长出报复朱崇和杜可许的“午夜兰花”，那就只有神灵知道了。太医向那堆灰烬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向众人道：“自作孽，不可活。朱崇此番，观音菩萨也救不了了。你我回去也是一死，不如早些逃生吧。”众人你瞪我我瞪你愣了一会儿，一哄而散。

果然，才过三天，朱崇一身的皮肉被抓得没一块完整的了，最后竟一把拧下了自己的鼻头，然后三弹两抖，见了阎王。而那恶臭气味，两三个月后都还没有完全散尽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吸血刀

陈金顺



历史上的雍正皇帝，从小就爱习武，是一个武功高强、性格残暴的家伙。可在民间传说中，他的武功却是另一种传说。

相传，雍正年少时经常生病，每次生病都要吐血，百治无效，人长得跟瘦猴似的，见风就倒，根本不会武功。看着他那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他的几个兄弟没有一个瞧得起他，更不愿意和他一起玩，背地里都说他根本不配做一个皇子。为此，雍正从小就对他那些兄弟怀恨在心，并暗地里与江湖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想寻找机会利用其对付他们。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雍正夺得皇位后，他那些兄弟暗地里一个个都起了疑心。他们都知道父皇是一个明君，在他们这些兄弟当中，论才干，哪一个都比老四强，父亲怎么会将皇位传给他这样一个病秧子呢？一定是他篡改了遗诏！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重金请十个武林高手，伺机将雍正除掉，然后采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由谁当皇帝。

谁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计划很快就被雍正发现了。雍正立即叫来一个名叫碾离的人，要他帮自己抢先把那十名武林高手给除掉。这碾离是一个乞丐帮中的小帮主，论武功，在武林中也只能算是一个下三流的角色，他哪是那十名高手的对手？要他去杀他们，岂不是以卵击石，送上门去找死吗？碾离听了雍正的吩咐后，吓得当场就瘫在地上，连连求饶道：“万岁，小人

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三岁的黄口小儿，恳请万岁另找高人，饶小人一命吧！”雍正见了，呵呵一笑道：“在武林中，高手都被朕那些兄弟给笼络过去了，朕只认识你这样一个人，不找你找谁去？不过你放心，朕有一柄神刀送给你，保你能除掉那十个人！”说着，他从一个锦盒中取出一柄刀，那刀三尺来长，闪着寒光。雍正说此刀名叫吸血刀，是一个通晓法术的世外高人，采撷泰山上的晨光提炼而成的，自这柄刀出世以来，它还从来没有杀过人。吸血刀最大的特点是通晓人性，不论杀的是谁，对方的鲜血以及所有的功力将被它所吸收，并且随意听从主人的召唤，世上没有它杀不了的人。临了，雍正又说，只要碾离帮他结果那十个人，将赏他一千两黄金。如果他想当官，可任意选择官职。

碾离哪里相信世上有这样的神刀？可雍正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他不从也不行了。拿了那刀后，碾离回到家，对着祖宗牌位一连烧了三天香，磕了三天头，求祖宗保佑他能够顺利地办完事。

经过打听，碾离得知那十人中，武功最高的是一个名叫谭路的人，他决定先拿他开刀。几天后，碾离写了一封挑战书，派人送给谭路，约他在城东三十里外的天境塔旁决一死战。那谭路听说过碾离这个人，想不到这么一个武功平平的人，也敢找他决斗，觉得十分好笑，当即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了天境塔旁。

碾离见谭路往那儿一站，那块头儿如同一座铁塔立在地上，不由得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像筛糠似的发抖。谭路一看他那样儿，笑道：“呵呵，小样儿，是不是怕了？”“我……我……”碾离说不出话来，裤裆都尿湿了。谭路得意地又是一阵大笑：“就你这样儿，也向我下挑战书？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好，今天成全你！”说着，从身上“嗖”地一下抽出长剑，纵身一跃，挥剑朝碾离直刺过来。碾离慌忙举刀相迎，只听“铮”的一声，刀剑相碰，划过一道耀眼的闪电，谭路手中的剑突然像冰制的一样，冒出一股青烟，一下子融化成水，又“滋”的一声，被那刀给吸收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谭路惊得木雕一般，呆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碾离做梦也想不到这柄吸血刀当真像雍正所说，竟是如此厉害，他乐得当场蹦了起来：“好刀！”“你……你这到底是什么刀？”这次轮到谭路吓得目瞪口呆，浑身颤抖。碾离仰头大笑道：“神刀！”话未说完，他出其不意地一刀砍向对方。那谭路毕竟是高手，一转身，闪到一旁，随即化拳为刀劈向碾离。碾离一低头躲了过去，回手一刀，正好划破了谭路的胳膊。与此同时，那刀像有一股巨大的吸附力，把谭路吸在刀上，他身上的血通过那胳膊上的伤口，如决堤的水涌